

夏如画临死前看到了魏如风

完

都市言情

叶向荣行动了

叶向荣接到阿九的电话后以最快的速度集合了警力,因为夏如画还在他们手上,所以追捕的警车都没有带警灯,叶向荣统一负责。祁家湾码头由吴强部署,如果程豪逃过追捕,那么在上船之前一定要扣住他。

坐在车上,叶向荣有着一从从没有过的亢奋和紧张。窗外城市的风景飞驰而过,叶向荣呼吸着自己最熟悉的带着海味的空气,想起了这个案子最初侯队长对他说的话。这么多年过去了,直到这一刻他才真正深刻地体会到了他的使命。那不仅仅是抓捕罪犯的职责,不仅仅是维护生命财产安全的宣言,更是一种源自内心的浑厚的力量,超越人性,刚强坚韧。

叶向荣握紧了手里的枪,夏如画轻淡如菊的笑容恍然出现在他的眼前。他想,这次一定要帮她。

程豪打中了夏如画

阿九开着车,眼看到兰新路了,从后视镜上看并没有警车的影子,他的手心冒出了汗,方向盘因此而有些滑。程豪仿佛感觉出了他的心慌,突然待会儿有情况也不要停!”

阿九听见后面传来了一声“咔嚓”的金属声,这个声音他曾经听过,是程豪手枪的膛音。阿九点点头,咽了口唾沫,狠心加大了油门。

夏如画很安静地坐在车上,混沌的时光磨灭了她的感知,没有恐惧也没有盼望,她仿佛很仔细地在看外面熟悉的道路,但是在她的眼睛里却没有任何神采。

汽车遇到红灯停了下来,程豪低声地咒骂了一句,夏如画下意识地向旁边躲了躲,瞥了眼街边。

时间在刹那间定格住了,来来往往的人群中闪出了一个颀长的身影,他从背面看有些消瘦,走路时左肩膀比右肩膀高一些,一晃一晃的。夏如画的眼神渐渐聚拢起来,这个人她认得,她跟程豪说过,就是化成灰尘也能认得。

夏如画猛地打开车门跑了下去,阿九和程豪都没有想到,程豪探出身子,一把没够到她,焦急地大喊:“如画!回来!”

夏如画丝毫不理会他的呼喊,跟踉跄跄地往马路中间走,两旁过往的车辆纷纷按起喇叭,程豪也跳下了车,他跑了几步拉住夏如画,夏如画疯狂地挣扎起来,她含混不清地说:“你放开我!我见着他了!你让我找他去!”

程豪还没说话,就看见了从旁边车子上下来的人,那些人眼睛直盯着他,手摸向了腰间。程豪在他们中间看见了叶向荣,还没等叶向荣开口,他就死死勒住夏如画说:“你们别过来!再往前一步我就杀了她!”

叶向荣慌忙挥手,所有人都停住了,周围的路人看见有人掏出了枪,吓得四散逃开,警察们渐渐控制住现场,程豪拿枪抵着夏如画的头,四处环顾着。

夏如画眼看着那个人渐渐远去,更加躁动起来,她一边扳住程豪的手一边哭叫:“如风!魏如风!”

夏如画凄厉的声音穿透了整个街市。程豪和叶向荣都被这声对亡灵绝望的呼唤震慑住了,程豪手一松,夏如画挣开他向前跑了几步。

而隔着一层层陌生人的面孔,那个人终于回了头,夏如画看着他,露出了小女孩一般的笑容。

她慢慢伸出手,刚要向他迈出一小步,身后却响起了一声清脆的枪声,随后好几声枪声一同响起,而夏如画已经听不真切了。

她和程豪展开成一个奇怪的角度,散落两旁。她的脑侧汩汩地流出了血,顺着眼角的泪痣,一滴一滴落在地上,犹如哭出血泪,绽开了妖娆的花。

夏如画倒下时没舍得闭眼,远处的那个人在她的眼眸中,一帧一帧地消失。她仰躺在地上,头发像锦一样散开,黑色的发和红色的血把颜色分割开来,仿佛一幅破裂的画。

夏如画终年 26 岁

远处那个人怔怔地望着倒在地上的夏如画,身旁的一个中年人推了他一把说:“如画!还不闪开点!”

“威叔,你叫你伙计什么?”和他走在一起的瘦子说。

“如画啊。”威叔捡起掉在地上的铁丝匠说。

“他怎么叫这个名字?女里女气的!”瘦子纳闷地问。

“别提啦,他是西街爆炸那天我从海里救上来的,别人都有亲属,就他没有,我估计是家里人都没了。我问他什么,他也不知道,好像被大火吓住了,嘴里不停地喊‘如画,如画’,只有叫这个名字他才有反应。我都救了他,总不能给轰出去,正好店里缺个人,就把他留下来。”

“唉,也挺可怜的。”瘦子摇摇头说。

“如画!走啦走啦!真是的,什么都记不住,倒喜欢凑热闹!”威叔大声喊。

瘦子回过头,指着他惊异地说:“威叔你看!他……他怎么啦?怎么哭了?”

在那个叫如画的男子脸上,清清楚楚地挂了两行泪,威叔走过去说:“都跟你说别看了!非看!吓着了吧?”

“我这里……”男子捂着胸口心脏的位置说,“疼……”

“疼狗屎!又没打着你!快走!小心警察来抓你!”威叔吓唬着他,把铁丝匠塞给了他。

男子一哆嗦,像是在害怕什么,他向夏如画倒下的地方望了一眼,疑惑地、不舍地、哭着最后望了一眼。终究还是扭过头,慢慢走远。

程豪已经被击毙了,这个显赫一时,耗费叶向荣多年时间侦查的人就这么破败地躺在了他脚下。叶向荣却没低头看他一眼,他跌跌撞撞地越过了程豪的尸体,走到夏如画旁边跪了下来,颤抖地抱起她,轻声呼唤着:“如画……如画……”

程豪最终还是没放过她,他开枪射中了夏如画,血染红了她清白的脸庞,就像一抹胭脂,带着美丽却残酷的色彩。她仍然在微微喘着气,但是眼前已经一片漆黑了,在她生命最后的微光中,所有的一切都消失不见,只留下了魏如风的样子。

“咱们明天还要走远路呢。”

“你愿意吗?你跟我走吗?”

“可我更怕一个人的寂寞,而你又不爱我。”

“姐,这不是别人的错,是我自己的错。”

“谁再敢说说我姐一个字!我就把他从这里扔下去!都给我记住了!姐!咱们回家!”

“夏如画,我那天说的是真的!我说爱你是真的!”

“我爱你!”

“我也没撒谎,我就是那么想的。”

“豆沙太甜,我不爱吃。”

“我绝不会让你饿死!我们俩要一起活得好好!”

“姐,你是觉得我可怜吗?”

“别哭了,以后我再送你,送你好多好多。”

“就在眼角,你揉揉!”

“魏什么?”

“不为什么……”

魏如风慢慢变小,最后变成了夏如画初次见到那个小男孩。他就站在那里,站在时光深处,站在生命尽头,静静地,静静地等着。夏如画微微笑了笑,眼角的痣如同她生命最后的泪,闪着血色的光。她想她终于可以和魏如风永远在一起了。如果真的是三世轮回,那么她一定会在某一个雨天再见到他。到时候她一定会一早告诉他,她真的在爱着他,一直在爱着。

夏如画轻轻地闭上了眼睛,天空飘起了雨,雨珠淋在叶向荣的脸上,和泪水化在了一起……

夏如画终年 26 岁,魏如风不详。

尾声

在海平市,辉煌如夜晚的第二轮明月的东歌已经破败不堪。张青龙在东歌对面修起了一座比东歌更豪华、更气派的夜总会,东歌的招牌在夜幕下被崭新的光辉遮住,原来那么流光溢彩的霓虹,也渐渐变得黯然失色。

程豪的时代,已经终结。即使茶余饭后,也没谁会常提起那个曾经闪耀一时的名字,当年的爱恨情仇早已遗落在岁月中,被人们淡忘了。

Helen不小心流产,让我第一次看到她柔弱的美

13

职场女性

Helen脆弱的一面

为了让Helen不要过于劳累, Henry要求她每天晚上七点半下班。Henry本来是每天让他自己的司机准时来接,但Helen总是让司机等超过一小时以上。后来改成Henry亲自接,这样Helen就不好意思下来太晚——银行家的时间多么宝贵。

上有政策,下有对策。从此,Helen就让Melody每天晚上六点半到相关部门走一圈,收别人交给她的各种功课,然后Melody把各种报告以及需要Helen签字的文件分好类,统一放在一个厚厚的文件夹里,让她带回家晚上处理。

过了没多久,Helen两天没来上班,也没打电话来。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

果然,第二天一早收到她的e-mail。是发给我一个人的,里面只有一句话:“不小心流产了,请转告我身边人,以后不要再在我面前提起孩子的事。”

我的心里很难受。Helen很聪明,她派我干的这件事情实在太有必要了。原来我们公司有个同事也是在怀孕三个月左右的时候流产的,她很伤心,所以不愿意告诉别人这件事。但结果更可怕,因为每个人见到她都会自然而然地问起孩子的事:胎儿现在怎么样啦,有没有感觉到胎动啊,起名啦没有,打算顺产还是剖腹产……每一次关心的询问,对她来说都是一种折磨。

我可不能让Helen也面临这样的处境,这事我义不容辞。所以轮到我自己亲自到办公室里跑了一圈,跟甲乙丙丁的对话都是一模一样的:“有

一件不好的事情要先跟你打个招呼,Helen前两天一不小心流产了。”我还特意打了一圈电话,给广告公司的人以及其他合作伙伴,让他们千万别把这件事在Helen面前说出去。

Helen回来上班的时候我请她吃饭,饭桌上她忍不住对我说:“我从来都没有想到自己会为这件事情这么难过。其实我的怀孕是一个意外,我当时为要还是不要犹豫了很久,因为这个时候生孩子多少会对我的升职有影响的。但我觉得如果现在不要,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主动要了,所以我下了很大的决心才决定要生下来。Henry高兴得不得了,他为了多陪我,好几次出差都是早上最早班飞机去,当天最晚班飞机回来。我才怀孕三个月,他就把桌子脚什么的都包起来了,说以后小孩学爬的时候会撞着……”

Helen说到这里眼泪就下来了。我从来没经历过老板在自己面前哭的场面,束手无策,心里酸酸的。这一时刻的Helen,有一种柔弱的美。这在她身上简直百年难遇。

我对苏说:“我觉得像Helen这样工作过于勤奋的人其实都有一种心理疾病,叫做自大狂强迫症,总觉得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。其实在OT这样的公司,每个人都只是一颗螺丝钉。别说她是一个市场经理,即使大象走了甚至CEO走了,公司也照样过,真没必要把自己太当回事。”

苏很敏感地说:“每次你批评Helen,我都觉得你在说我。”

Helen升职了

有一天,Helen突然很神秘地说她有事要告诉我。她

一副神采飞扬的样子,嘴角都是往上翘的。我的第一反应是:难道她又怀上了?可是应该没那么快吧。她压低了声音说:“我过几天就要升职了。”

早有传闻说公司让她来顶替David的位置只是过渡一年左右,她还真是掐着点就高升了。我由衷地向她表示了祝贺。以她的努力和成绩,确实应该被升职。但我心里更关心的是:接下来我的老板又会是谁呢?

人家苏工作那么多年,一直就只跟着一个老板,虽然多少有些摩擦,但至少彼此都知根知底。可我这三年多来因为各种原因,像被卖猪崽一样地换了好几个老板。每换一次,都有一个彼此重新适应重建信任的过程,都累得脱层皮。

Helen仿佛知道我的担忧。她笑着说:“新来的市场经理以前在美国也是负责美嘉饼干的,他对这个生意很熟悉。不过这跟你已经没什么关系了,因为我也有个关于你的好消息。我们部门要成立一个有保密性质的特别项目,正要物色一个项目经理来负责,我推荐了你,大象同意了。”我愣了一下,没听明白为什么这对我是个好消息。

Helen继续往下说:“这个位置有个很大的好处。因为是个特别项目,它上面不会再有市场经理管着你,你可以直接向市场总监汇报工作。这个市场总监是澳大利亚人,下个星期才正式从新加坡分公司调过来,这个人我认识,他人很好的。”

我立刻心花怒放。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,再也没有像Leon、David或者Helen这样级别的人管我了。而市场总监

因为要分管的摊子很大,是不可能对一个项目经理管得太细的,我终于自由了!

Helen很严肃地说:“Mia,这对你是一个很好的机会。因为这里显然是留有一个空位的,如果干得好的话,你以后在原位升成市场经理是没问题的。”

这我倒没有想到。我很感动。没料到Helen对我这么好,在她调走以前居然还为我铺平了这么一条顺当的道路。

接下来Helen笑着说:“前几天市场研究部有个老外对我说:‘我发现Mia是个特别聪明的人。’我的回答是:‘你难道现在才发现Mia聪明吗?在中国,看一个人聪明不聪明只要看她是哪个大学毕业的就可以了。’”

Helen自己很聪明,所以她很讨厌别人糊里糊涂,尤其忍受不了女人叉手叉脚摔盆打罐的粗笨。在她看来,女人的粗笨特别像是对所有人的侮辱。不过她把我的聪明归结成是北大毕业的缘故,让我觉得有点羞愧。

我又有了新老板

苏对我的新位置很敏感,她很直接地问:“Helen有没有跟你说过你大概什么时候能升职?”我老老实实地回答:“她没有具体说什么时候,只是告诉我这个项目等于是给我留了位置。”

“有位置这一点很重要。我上个月问过我老板我什么时候能升职,他说大概半年以后。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,因为我们这边并没有什么看得见的空位置。他最近正好有大项目安排我做,也可能是我面前

晃个萝卜好让我给他卖命。”苏很理性地分析。

“你升职的事其实毫无悬念,不用太担心。如果你是老二,就没人敢称老大了。”我发自内心地说。

“可是我已经有点等不及了。我是不喜欢张爱玲的,但她有一句话我很赞同:‘出名要趁早’,晚了就来不及了。”然后苏又表示了对Helen的钦佩:“她现在是整个大中国区最年轻的市场总监了,Helen确实挺能搞的。”

“不过Helen确实挺不容易的,她干得可真辛苦。你知道吗?她工作之外最大的享受就是按摩。而且她下班之后累得连去按摩院的力气都没有,总是宁可多花钱让按摩师上门服务。”

我后一句话没有说:“这样的生活又有什么意思呢?”我对苏,咕咚把这句话吞下去了。

几天之后的部门会议上,大象正式宣布Helen升职。那一瞬间,Helen眼圈都红了——虽然她半分钟内就稳定了自己的情绪。

我也正式见到了自己的新老板Jeff。他大概四十岁左右的年纪,慈眉善目,一看就是个好相处的人。

Jeff让Helen帮他约我第二天吃午饭,互相了解一下。Helen通知了我时间地点以后,特意提醒我:“Mia,你要从第一面起就给Jeff留下好印象。”

Jeff跟工作狂Helen不一样,他是个很生活化的人。因为他是第一次来中国,他对中国的一切都很好奇,恨不得把我当作他通往中国文化的桥梁。



秦希著
北京大学出版社友情推荐

内容简介

米娅,一个有点二百五,有点唠叨的姑娘,毕业于国内最高学府,进入一家世界500强的外企工作。她经历了6个老板,每个老板的脾气和性格各不相同,她在和不同老板既斗争又合作的过程中,逐渐从一个职场新人,成为一个胸有成竹的职业女性。但是唯有一点不变,米娅认为工作需要讲求投入产出比,而聪明地“混”是最好的方式。

上期回顾

在Helen的生日会上,我精心为她挑选了一份特别的礼物,博得了她的好感,但永远把工作作为重点的Helen仍然不忘用这件事来教导我们在工作上也要更用心。但很突然地Helen就宣布结婚了,而不久她就告诉我她怀孕了,而且只准备请两个月的产假。

九夜茴著
东方出版社友情推荐